

剝爛蘋果·銳批評文叢

牛學智 著

當代社會分層
與流行文學價值批判

作家出版社

剝爛蘋果·銳批評文叢

牛學智 / 著

當代社會分層
與流行文學價值批判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社会分层与流行文学价值批判 / 牛学智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11

(灿烂苹果·锐批评文丛)

ISBN 978-7-5063-9585-4

I. ①当… II. ①牛…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75482号

当代社会分层与流行文学价值批判

作 者: 牛学智

责任编辑: 汉 睿 翟婧婧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278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585-4

定 价: 4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牛学智

1973年生，宁夏西吉县人，现供职于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著有《寻找批评的灵魂》《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文化现代性批评视野》等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小说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万字；荣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三等奖、宁夏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个一批”人才等荣誉。



朱智

出版前言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影响文艺发展的各种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文艺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是我党继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2016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总书记又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文脉同国脉相牵，文运同国运相连”，把文艺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党对文艺事业的充分重视和信任。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既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方向，又对当前文艺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为文艺的发展把脉、定了调、鼓了劲。尤其对于文艺评论工作，总书记给予了高度重视，既肯定了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评论中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并对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号召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营造讲真话、讲道理的文学批评氛围，作家出版社决定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首批推出李建军、洪治纲、陈冲、刘川鄂、杨光祖、牛学智、石华鹏、李美皆、何英、唐小林十位在文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每人推出一本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的评论集。这些评论家关注文学现场，敢于

说真话，敢于亮剑发声。他们针对某一个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也许有偏颇、有争议，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也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但他们的批评姿态、批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作家出版社希望通过这套丛书，集中展示这些批评家的形象，让他们的批评方式、文学观点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熟悉，并以此积极营造“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健康批评生态。

本丛书将采取开放式的结构，今后有符合丛书宗旨的新的批评家的作品，我们将陆续推出。

作家出版社

2017年5月

自序



这本小书的写作过程，比较漫长，跨度大概在四五年之间；构思也比较散漫，很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感觉。之所以把它们拾掇在一起，勉强构成某种“整体”，是因为如此零打碎敲、似断似续的思维，其实正好符合我本人对某些“如鲠在喉”问题不吐不快的特点。正因为充满困惑，才总要去反复思考，而且思考还不是直线性的，是一种带有否定之否定性质的需要调动多方知识、资源、经验求证的过程。这样的一个沉淀，多数时候的确是建立在对自我和其他认知来源的怀疑基础上，全然没有快刀斩乱麻、真理在握的底气。

四五年的时间跨度，若放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及以前，完全不是问题。因为 80 年代及以前，我们的社会和精神文化生活，根本不可能用“日新月异”“瞬息万变”来形容，它们异常“稳定”，变得很快的内容无非是政治运动。但日常生活实质和精神文化内容，却是穷极经年很少有起色，可谓“清一色”。然而，在今天，短短几年，就很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个代沟、一个断裂，甚至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生活图景。正因如此，这本小书所收入的文章，忽忽悠悠，在不自觉中便形成了某种自觉，即反抗不由分说的断裂，反抗自私自利的叛逆，反抗毫无根据的自我表彰等等。这样一个大致意思，可以说贯穿了我很多年的写作与研究，然尤以近年来为最焦虑和突出，也便促成了这本以批判为主的书的最终成型。

若稍微仔细一点归类，它们分别由三个基本主题组织起来。

第一编是“‘危机’的深层根源与‘内在性’误区”。不言而喻，这个题下所收文章，差不多都围绕这个议题而展开。“危机”可

以是身份危机、自我危机、民族危机，也可以是更深一层的认同危机、价值危机、意义危机等等；“内在性”当然也是见仁见智，甚至人云亦云。不过，若把这两个时髦概念放在一起看，端倪便出来了。起码，两者之间看起来严丝合缝，实际上充满致命错位和误解的地方，不独暴露在文学创作上，很大程度还因理论批评而生，而理论批评说到底则又深受其他学科理论的蛊惑最为直接、最为严重。之所以是不吐不快，之所以是如鲠在喉，其本意正在这里。文学批评在此处只是一个说话的由头，促成其所以如此的背后原因，遂构成了该编系列文章的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和不同论证方法。

第二编是“批评错位与文化现代性缺席”。“文化现代性”可能是该编系列文章明里暗里总会出现的一个概念，现在不能说它是一个生僻词语或概念术语，因为就我所知，自从“现代性”进入文学及理论批评话语生产流程以来，人们言说“现代性”时，就已经涉及“文化现代性”了。需进一步强调的只是，“文化现代性”比通常的审美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哲学现代性更世俗，眼光也就更微观，内涵也就更贴身。最新以该思想为尺度论述问题的学者，比如英国文化理论家阿兰·斯威伍德《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2013）和吉尔·布兰斯顿《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2012）等，往往不会以具体学科为界限小心谨慎地封锁其边界，而是把人作为目的，认为无论大众流行文化、文学艺术，还是相关人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它们本来塑造并培养着处在观念意识深位的个体的价值走向。如果不以如此意识土壤为总底盘，那么，分解后隶属于各种不同学科的“现代性”诉求，就很有可能只是一种不痛不痒的话语繁殖，或者彻底堕落成扛着专业主义大旗的“室内游戏”，久而久之，一定会丧失其思想能量。只要不把各学科的知识生产仅看作是例行作业式的寻找“增长点”，而是视为人文知识者的“以言行事”，现代文化秩序的完善，就不会成为某种轻描淡写的装饰。紧接着，把“传统”仪式化也好，给“传统”封加一些包治百病的徽号也罢，其本质上与文化现代性之间的机制错位，就不可能不显在。归结在本编的文章，就其写作意图而言，大致处在这样的追问张力之间。



第三编是“‘地方’的负重与普遍性的淡出”。福柯著名的解构“权力话语”理论，想来许多人文社科研究者是受了大惠的，对于有些风格趣味的研究者恐怕已成了其神经组织之一部分了。这时候，福柯用以达到其理论批判目的的地方的、民族的、社区的、边缘的知识和经验，势必被滥用。毫不掩饰，我作为地方人文研究者，道德伦理上，肯定会支持解构主义的那套方法论。然而，正因如此，暂不说底层，就说基层，我所感知和体悟到的情况却与大多数解构主义者全不相同。直接的一个体会是，他们给“地方”赋予了超重的意义砝码，导致普遍性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所以，这一编所辑几篇文章，其所用心，便是想解掉给“地方”“少数民族”加上去的超负荷意义砝码，尽可能还原“西部”以本来面目。这个研究价值尺度当然是普遍性的，而普遍性的衡量标准，一方面来自成熟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及其价值机制；另一方面直接产生自新型城镇化（文化城镇化）内部需要。不管是哪一种，其目的都是为着警惕特殊个体或偶然因素，对基本现实真相的误判与错置。

以上三种情况，其实是我对当前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突出流行价值乱象的三种归纳，而这三种现状之所以成为批判之对象，就在于剧烈的社会分层使它们成为了问题。如果没有社会分层、没有立足于认同社会分层并宏观抽象地输出如此价值，也许我的批判对象看上去非但没有问题，反而还很值得追求呢！事实证明，我所批判审视的东西，实际上多数也是以“很文艺”“很文学性”的面目行世的。这是以“当代社会分层”与“流行文学价值”统摄全书的根本理由。前者是源，后者是流。至于文章观点是不是稳妥、论述是不是合逻辑，诸如此类，已经不是我个人能够考虑得了的了。

牛学智

2017年4月13日于银川

目 录

自 序 / 1

第一编：“危机”的深层根源与“内在性”误区

- 文学的“个人主义”与社会学的“个体化” / 3
- “典型论”与社会分层 / 18
- “个体危机”与作为内在性机制的“文化自觉” / 28
- 近年来人文价值观忧思 / 38
- 内在性个人经验与知识技术主义 / 55
- 关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批评的批评 / 71
- 批评是否到了该有终极关怀的时候？ / 76
- 谈论海子的时候，我们不该遗忘的一些词汇 / 88
- 莫言“诺奖现象”再反思 / 95
- 文学“排行榜”的意义及反思 / 101
- 警惕“话语刀客”，把批评视野放到现实秩序内层 / 109
- 失重与软弱：当前文学批评的含混面影 / 116
- 中国当下文学的认定与批评方法 / 128
-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话语与理想主义处境 / 142

第二编：批评错位与文化现代性缺席

- 文艺批评需走出四种规定性 / 157
- 质疑“个人主义”文艺观 / 164

- 质疑“文本细读”式批评 / 173
- 当文学批评变成新闻报道 / 178
- 我们的“大众文化”将往何处去? / 185
- 我们的“文学研究”将被引向何处? / 198
- 突出于流行趣味的小说叙事思想 / 209
- 文学怎样讲述中国农村故事 / 214
- 从文学、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人文精神”再讨论 / 218
- 我们该继承张贤亮的哪些文学思想遗产? / 222
- 我们这代人的困惑与王蒙文学思想的根本局限 / 226
- 自觉的批评与明显的局限 / 238
- 现代性批评的难度与进路 / 250

第三编：“地方”的负重与普遍性的淡出

- “西部”被影像所建构的过程及审视 / 259
- “西部形象”及其人文话语批判 / 274
- 新世纪地域“特色”文学批判 / 293
- 从内刊《石嘴子》看新世纪传统文学面临的困境 / 303

后 记 / 311

第一编：



“危机”的深层根源与
“内在性”误区



文学的“个人主义”与社会学的“个体化”

点灯熬油为文学研究或批评，也算是耗去了近 20 年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回过头来反复思考所阅读的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著述，对于一些核心的或关键的概念和术语，似乎是越来越糊涂了而不是越来越清晰了。当如此之莫名焦虑经常性缠绕在心头之时，要获得身份认同就非常难，甚至许多时候竟很怀疑所谓的文学共同体。我想得最多的倒不是责怪不同意见者，而是深感，之所以在语言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生活共同体中，还有如此之大的分歧，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我们对我们所置身的社会认知不清所致。

这时候，想到了几年前我读过的一本书，叫《消费社会》。

该著的作者是法国哲学思想家让·鲍德里亚，有些译者的介绍中，可能还会加上“后现代”“社会学家”，或者“当代世界最著名的后现代社会学家”等名目。总之吧，《消费社会》完成于 1970 年，距今已 40 多年，当然也是鲍德里亚青年时的一部重要论著。关于作者，用鲍氏自己的话说，“20 岁是荒诞玄学家——30 岁是情境主义者——40 岁是乌托邦主义者——50 岁是横跨各界面——60 岁搞病毒和转喻。”所谓搞病毒和转喻，大概指的是 1993 年完成的《罪恶的透明》。至于其他各阶段的著述，最早的有《物体系》（1968）、《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还有《不可能的交换》（1999）等等数十部。我只读过《消费社会》《象征交换与死亡》和别人专门研究他本人及其哲学思想成就的著作。

关于《消费社会》，其思想来源于列斐伏尔和德波。或者说他是把列斐伏尔的“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和德波的“以景观控制为显性社会结构的消费社会”，进行了更细致、更细腻、更彻底的展开论述。为此，鲍氏甚至断言，“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

个生活的境地”，消费控制当代人的全部生活，这即是他对消费社会最重要的初始定义。

消费者与物的关系竟然不再是人与物品的使用功能之间的关系，它已经转变为人与作为“全套的物”的有序消费对象的被强暴关系了。换言之，就是人们今天在消费中更受吸引的不是物品本身的功能，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符码意义。这意思是说，即便你是活脱脱的“泥腿子”、是地道的弱势者和边缘人，但为了表明你在这个现实及该现实所硬塞给你的“文化”中显得有“成就”，你就必须变得像掌握了幸福的手段和腔调——明明活得充满焦虑，追求一点蝇头小利却经常得不到，但每个人都会摆出身段，装出幸福，说大众想听的话。按照“消费社会”的定义，这其实正是唯“消费”是举、不“消费”都不行，乃至不在“消费”中就不能证明是切切实实生活在当下的一种“概念强迫症”。把幻境变得像真生活，把真生活变得像幻境，然后反过来理直气壮地唾弃活生生的现实，久而久之终于成为“高大上”这个符号的实际奴隶，这便是或者至少是今天社会占主导的大众文化趣味。紧接着，在这个大众文化逻辑框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生产物质并且当作“成功”，人被深刻物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便形成了。

说穿了，认知社会的渠道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切身经验（感性）、媒体话语（故事）、知识分子论述（理性）和红头文件（主导意识形态）。当这些话语比较集中地讲述一个问题时，《消费社会》大概能给你一个比较理性的观察视角，这是我重提这本书的主要理由，即便它绝不能算是新书，盖因它从目前社会结构的细微纹理之中，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了我们的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中，不厌其烦征用的一些核心价值软件。正是因为这些价值软件，无论编织虚拟叙事世界，还是推演虚拟与现实逻辑关系的理论批评话语，似乎才有了十足底气。可是，直接使用这些元素是否有问题，在目前我们的文学语境中，好像并没有太多的人去关心。



诸如私人、个人、个体、个体化一类概念，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组词语，私人经验、个人主义、主体性等等，无疑是最近几年文学理论批评使用率最高的一些术语，它们已形成了某种新的文学价值观念。

最初遭遇这些词语及其相关概念，当推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先锋文学是一个标志。比如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影响经久不息。小说无非写了一个“辍学”少年，身无分文，一路狂奔，在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遇。主旨是说，生活是没有逻辑规律的，个人的命运也是不可把握的，喻指历史毫无可信之处，唯个人体验为实。你体验到了，它就是历史，你经验过了，它就是现实。否则，塞给你、围绕在你周身的那些“知识”“信仰”“价值”，统统都值得存疑。你看，在这里，私人、个人、个体乃至个体化，与这么一个涉世不深少年的莽撞经历——其实也是有意为之，给画上了等号。我们的教科书一度咬牙切齿教我们的东西，比如规律、历史、人民大众、现实社会等等，几乎失去了它们原来的权威和唯一的内涵，也可以说，我们的唯一经验来源被锁定在私人为中心的个人、个体、个体化身上了，社会经验、社会性、社会意义、社会价值、社会走势，一夜之间成了无效的代名词。因文学的表达，我们同时也接受了生活是荒诞的、历史是诡异的、现实是不可捉摸的一系列判断软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相信自己，其余别无他法。

当然，余华等先锋作家，也没那么简单。个体化历史观、个体化生活观、个体化人生价值观，也是这批文学作品携带而来的一个观念形态。一言以蔽之，往好了说，它们革集体主义、权威主义命的终极诉求在于，让个人最终确认个人意义。毫无含糊，这样的一个文学思想意义，如果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认同，人的现代化程